

「山打根的八番娼館」之讀後心得

陳碧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
本院亞太研究計畫九十一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澳洲 Murdoch University 的 James Warren 教授曾在「2001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上發表專題演講 (Warren 2001)，主要內容講述他在新加坡長達半年的田野調查，在一個老舊的法院中，尋找到堆積如山的法院判例，依據判例，他拼湊出一個日本娼妓在新加坡的命運，新加坡華人社會的下層階級，以及從 1870 至 1940 年作為商業中心及轉口港的新加坡城市發展。他並且完成了《Ah Ku and Karayuki-San》(阿駒與唐行小姐)一書 (Warren 1993)，書中描述新加坡「社會底層的歷史」，藉由新加坡的特殊的港口文化，說明來自中國南方貧困的苦力及妓女，以及大量來自日本九州貧窮的鄉下的妓女一在新加坡所形成的社會底層的特殊文化，檢視了孕育娼妓行業的社會條件，娼妓為適應亞洲及殖民地新加坡在發展中所發生的巨變而採取的謀生方式。

在我過去接觸的書籍中，中國南方的人為了謀生到東南亞各國當苦力、車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karayuki-San」這個名詞，¹卻彷彿是我完全未知

* 「亞太研究計畫」為本專題中心前身。

¹ Karayuki-San 日文原文是使用假名からゆきさん，不使用漢字。在 1997 年中國出版的中譯本稱之為「南洋姐」，筆者認為此一用詞不符合筆者的日文原文的意義，所以在以下接的敘述中，直接以英文譯音 Karayuki-San 做為表示。「Karayuki-San」是日本江戶時代 (1601-1800)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九州到中國和東南亞各地的女子，尤其以明治期間 (1868-1911 年) 人數增加的最多。稱之為「Karayuki-San」(唐行樣)，「Kara」(唐) 是指中國的舊稱，「Karayuki」泛指「去東方的中國或東南亞」。經過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成為戰勝國之後，日本認為日本的國際地位提高，Karayuki-San 是「大國之恥」，大正九年 (1920) 新加坡的日本總領事開始取締新加坡的 Karayuki-San，接著也取締其他東南亞各地的 Karayuki-San，Karayuki-San 漸漸消失。(歷史教育協議會 1997: 34-35; 新村出 1994; 鈴木直美 2000; 山崎朋子 1977)。根據 (森崎和江 1976: 19-22) 書中的說明指出，無法明確的說明 Karayuki-San，原則上明治、大正、昭和初年時，九州西部、北部所使用的語言，尚時是指去「kara」(唐=唐天竺) 工作的人，轉而指海的另一側之國。日本明治維新時，貧窮的男女到海外工作，無論男女都稱之為「karayuki-San」。但是明治時期，到海外做勞工的人很少，反而是在海外從事娼樓工作的人居多，因此 karayuki-San 成為泛指在海外工作的妓女，

的世界。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是一個亞洲侵略者，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名，侵略亞洲各國，曾經日本也因為貧窮，大量的日本女人被送往東南亞國家中從事性交易以營生？這在台灣的中文史料中，不曾聽聞的一段的日本歷史。

我試著開始尋訪「karayuki-San」的世界。

我尋問了許多鑽研東南亞史及新加坡史的老師及學長們，原本以為可以尋求一點資訊，但是得到的答案竟都是中文書籍中未有記載！？

接著，只好轉向日本網站尋求資料，這時才驚覺與此相關的研究及田野調查盛行在 1970 年代，有一位一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²為了研究「Karayuki-San」的世界，支身前往長崎天草與一位過去在婆羅洲山打根當娼妓的老婦人同住三個多星期，老婦人向她細述過往的時光，作者詳實的記錄她的聽聞，並且寫下了《サンダカンの八番娼館—底辺女性史序章》（山打根的八號娼館）（1972）一書。

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記錄 Karayuki-San 阿崎婆的一生，阿崎婆生在貧窮的日本九州天草，家裡原以務農為業，但五歲喪父後，母親改嫁，與兄姐相依為命，十歲時聽信人口販子的話，為了使兄長可以成為自耕農，及有錢蓋房子娶妻，自願前往馬來西亞幫佣。首次接客時是十三歲未有初經之時，十五歲轉

包括中國、東南亞、美國、歐洲、非洲各國。

² 山崎朋子女士是日本著名的女性史研究家、寫實文學作家。1932 年出生，福井大學學藝部肄業。曾任小學老師，並與一位在日韓國民族運動青年結婚。而後，與一位兒童文學作家結婚後，從自身的生活出發開始思考女性問題，1960 年代中期創立「亞洲女性交流史研究會」，致力於同亞洲各國關係密切的日本底層女性史研究。三十餘年來，她始終站在廣大底層婦女一邊，對日本近代史上曾經出現的「karayuki-san」、「大陸新娘」（嫁到中國滿洲的日本女人）和「日鮮結婚」（日韓通婚）等歷史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透過大量無可反駁的事實資料，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近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對亞洲的侵略行爲，以及在此過程中將日本國內廣大底層婦女作為肉體資本加以利用的卑鄙行徑，呼籲同樣曾經淪為日本侵略亞洲政策犧牲品的日本底層婦女和亞洲婦女聯合起來，為世界和平和婦女自身的解放而奮鬥。至今，著作除了《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外，尚有《サンダカンの墓》（1977），山崎女士還陸續出版了以滿洲開拓民和大陸新娘為題材的《引き裂かれた人生》（被撕裂的人生）（1987）等寫實文學作品和《愛と鮮血—アジア女性交流史》（愛與鮮血：亞洲女性交流史）（1985）、《アジアの女 アジアの声》（亞洲的女性 亞洲的聲音）（1985）等有關底層女性史和婦女解放的論述及隨筆集多部。多年來，山崎女士的工作得到了日本和亞洲以及世界各國人民的讚譽和支持。特別是《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出版後在日本和東南亞引起了極大反響，第二年（1973）便榮獲第四屆大宅壯一寫實文學獎，不久又被改編成電影和話劇，相繼在日本和世界各國上演。本書問世二十餘年來不僅在日本一再再版重印，而且在譯成韓文、泰文、中文、英文等本版本。

賣到吉賽爾頓，偷跑回山打根，皮肉生涯持續到後來成為婆羅洲英國人的妾，回日本後嫁人，又到滿州當陪酒，認識了最後一任丈夫，二次世界大戰後，回到日本京都定居，兒子成年後，獨自一人回到故鄉過日子。

作者為了詳實的記錄阿崎婆年幼時在馬來西亞山打根的日本娼樓中工作的情況，住進本書主人翁阿崎婆的家中，聽她敘說著明治到大正年間，被賣往海外賣春婦的生態，所完成的一個田野記錄。這篇文章並不只是一份聽寫記錄，作者親身的體會阿崎婆的生活的現狀，在書中連結過去和現在，讀者可以感受到實際的感覺，這對一個聽寫的記錄文有加分的作用。即使本書出版於 1972 年，但是予人的感受，彷彿現在發生的事。

作者的記錄為社會底層生活的人們，留下一份很好的歷史記錄，作者本身的研究態度才是我真正佩服之處。一位女性的研究者，為了自己的研究理念，割捨自己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在沒有研究經費的情況之下，自費前往到一個排他性極強的日本鄉村裡，與一位全村最貧窮且受到村人歧視，及兒子半遺棄的老婦共處於生活條件非常惡劣的環境之中，無衛浴設備，睡在住滿蜈蚣的榻榻米上，吃的是米麥各半的飯及配著醃漬的地瓜。這是一位東京的中產階級者所不曾遇過的環境，也許是一種緣份，她住下來了，並且忠實的記錄，在老婦人的幫忙之下，她也得到了一些珍貴的照片。完成了一份重要的歷史記錄。

作者謙虛的說，這本書的作者應該是阿崎婆本身。但是，若沒有作者的努力本書可能永遠不可能流傳。為了確認受訪者所言，除了盡可能就受訪者所述之人，都找到完整的戶籍謄本做為參考的依據，並且訪問生存者或其親人；另外對於受訪者所描述的場景，作者盡可能的找到明治時期的記錄新馬相關的書籍，做以佐證。這本書與其說是訪問記錄，不如說是一份完整的田野調查研究報告。

在本書出版之後，作者又隨著阿崎婆的腳步，探訪阿崎婆曾經住過的地方，並且尋找山打根日本妓女的墓地，在過程中又訪問到其他遺留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Karayuki-San」，她將這些拾遺撰寫成（山崎朋子 1977）。正如同書中，一位大學歷史系的老師曾經問山崎，做女性史研究者需要具備何種資格？她回答了平時考慮到研究者所應具備的資格的兩點：「一要什麼都能吃，二要入境隨俗」。她以自己做底層社會的女性史為研究的經驗，必須要去各種地方。無論到哪兒，如果不能吃人家端給你的他們平日吃的食物，那麼你也就失去了作為研究者的資格。有時他們會根據你是否喝他們的茶、吃他們的飯來判斷你是

否歧視他們。同吃一鍋飯會產生親近感，這無疑是萬國萬民共知的道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吃」乃是勝過語言的語言。第二條「入境隨俗」。當你在陌生的地方被一群陌生人圍著的時候，假如你沈默不語，那什麼事也辦不成，要可以很快的融入大家的生活之中。

這本書讓我有更大自我反省的空間，我是否可以為了自己的研究理念，自費且忍受這樣惡劣的環境？本書是田野調查一個良好的典範。

本書不僅在1973年得到日本「第四屆大宅壯一寫實文學獎」，已經翻譯成泰文、韓文、中文、英文，受到很多的讀者回響。在近百年的日本以男人為社會中心的思考模式之中，在過去日本的女性史皆以日本的精英跨海留學，讚揚精英女性的歐美主要成就。幾乎漠視了亞洲女性交流的歷史，作者以發掘社會底層女子生活的事實為出發點，完成此一作品。算是中文對於生活底層女性的生活少有的記錄。

本書中討論了幾點值的注意的問題：

一、重男輕女的社會價值觀中女性的地位

本文中的主角阿崎婆住在貧窮熊本縣的天草，父親早逝，母親改嫁，與姐姐相依為命，三餐不濟。九歲時她為了使自己的哥哥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成為自耕農，所以自願到南洋去工作。在重男輕女的社會中，女子的價值往往在於成就男子。其中並且列舉了其他人的例子，經人口販子的遊說之後，父母很輕易的將女兒交給人口販子，換取金錢。在農業社會中，只有男子是可以承繼家業傳宗接代，女子卻形同交易的貨物。

二、人口販子的控制模式

人口販子通常是到貧窮的鄉下去，以甜言蜜語借款給窮困的少女家裡，為了害怕被查緝及節省費用，通常將少女們以偷渡的方式藏匿於不見天日的貨船船底，吃喝拉撒都在一處，一日一食，尚且必須忍受如同貨物受到船員的百般欺凌，不聽話的，就丟入海中。

倖存者先送到港口的倉庫前，拍賣給娼寮老闆。開始接客之後，永遠也還不清欠債—娼樓老闆交給人口販子的買身費，她們寄回故鄉給父母的錢，此外，尚必須自費購買和服、化妝品、日用品，娼樓老闆總和雜貨商勾結賣給她們不需要的東西，不斷增加的借款和利息，成為永遠還不完的組合，她們永遠無法

脫離人間煉獄。除非，可以成為日本人、中國人或是馬來人之妻妾，但是這種機會並不多，大部份的命運都是病死的悲慘下場。

人口販子讓 Karayuki-San 有永遠還不完的借款，藉此來控制 Karayuki-San 成為自己的搖錢樹。

三、人種的差別

如同文中阿崎婆第一次接客是在十三歲，當時尚未有生理期。最初一天通常接客數人，但是入港船隻多時，甚至一天接客三十人。她所接的恩客最初的二年，以「馬來人」最多。其他的妓女看不起馬來人，所以不喜歡馬來人，她則人種不拘，原因是因為她必須努力償還給人口販子數不清的欠債。除了原先的賣身費外，加上利息，此外，寄回家鄉的借款、旅費、生活費、還有置裝費，化妝品費用的巨額債款。

大部份的妓女不願易服務馬來人。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在社會的價值關裡，妓女的地位受到歧視，然而，這些日本娼妓卻又覺得自己的人種地位比較高，不願意做馬來人的生意。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娼妓又樂於服務歐洲的白人。若是以經濟力來看日本娼妓，日本娼妓本身就因為太過貧窮所以才被賣到東南亞，從事性服務產業，當地的馬來人是付費的消費者，理當接受，但是妓女的心態卻又以自己為高貴的人種自居，這種人種差別的價值觀，一直存在我們的社會中，即使今日，有聽到在台灣從事性產業的金絲貓，卻不曾見過在台灣做女傭的白種人。換個角度，社會價值觀中，有人種的差別之外，還有人種的貴賤之分。

四、日本妓院帶來日本的商人

日本的 Karayuki-San 被送到新加坡、婆羅洲的山打根，及蘇門答臘的棉蘭等東南亞各地。明治時期隨著日本娼妓到東南亞各地，日本商人也到了這些地區。隨著大量的日本妓女移居，生活上的需求也增加吳服店（和服店）、旅館業、藥商、醫生、照相館、洗衣店、雜貨店賣日本人慣用的生活細軟兼替妓女們代筆寫信回家。初期的日本人社會是寄生於 Karayuki-San 所形成的社會形態，所以她們也具有可觀的經濟能力（綾部恒雄、永積昭 1990：194-197）。

五、祖國的意義

書中記錄了山打根當地的日本人經營娼館最多，次則是中國人經營的娼館。其中有八號娼館的日本女老闆，非常具有氣度及人情，明治四十一年(1908)時，出錢由日本進口石材，在山打根的山丘上，為很多年輕就死的「Karayuki-San」，蓋了一個共同的墓地。然而，這些墓地是卻是背向日本而建。

這些「Karayuki-San」不可能不想念祖國。但是，祖國對 Karayuki-San 的是一個貧困到無法生活，迫使她們離鄉背井到東南亞過著皮肉生活，最後又客死異鄉，倖存的 Karayuki-San 回到家鄉又受到鄉人的歧視，祖國對 Karayuki-San 而言，是一種痛苦的記憶。



《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一書於 1974 年改編為電影
「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 望郷」，圖為DVD版本封面
(圖片來源：<http://www.jp.playstation.com/Item/1/6167547.html>)

本書對社會底層的女性生活做了詳實的記錄，但是中文資料中，對於 20 世紀隨著苦力交易送往東南亞及美國等地從事性產業的女性的研究卻有限，更不用說是訪問記錄。但這些人們代表了中國 20 世紀初歷史的一部份，如果有機會，希望可以拜讀相關的文章。

參考書目

- Warren, James Francis. 1993. *Ah Ku and Karayuki-san: 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1. 〈折翼之鳥：由新加坡影藝尖兵看東南亞的日籍娼妓〉 (Singapore's Avant-Garde Theatre: New Ways of Viewing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Women in Southeast Asia: A Video Performance of Broken Birds)。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2001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01 年 5 月 3、4 日。
- 山崎朋子。1972。《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東京：文藝春秋。
- 山崎朋子。1977。《サンダカンの墓》。東京：文春文庫。
- 山崎朋子。1985。《アジアの女アジアの声》。東京：文芸春秋。
- 山崎朋子。1985。《愛と鮮血—アジア女性交流史》。東京：光文社。
- 山崎朋子。1987。《引き裂かれた人生》。東京：文芸春秋。
- 山崎朋子。1992 年。《望郷》。台北：萬象。
- 山崎朋子。1997 年。《望郷—底層女性史序章》(陳暉、呂莉、林祁譯)。北京：作家出版社。
- 鈴木直美。2000。〈英領海峽植民地：シンガポール、マラッカ、ペナン〉。
<http://www4.big.or.jp/~naomy/acard/singapore/sgp.htm>
- 森崎和江。1976。《からゆきさん》。東京：朝日新聞社。
- 新村出編。1994。《広辞苑》(第四版)。東京：岩波書店。
- 綾部恒雄、永積昭編。1990。《もつと知りたいシンガポール》。東京：弘文堂。
- 歴史教育協議会。1997。《知っておきたい東南アジア II》。東京：青木書店。